

骨灰

白

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。七八年哥之摘掉帽子進雲南邊境回上海，便開始四處打听，尋找父親的遺骸了。

他曾經跑到過崇明島去查詢，可是不得要領。那邊帶改農場的人，他會經到過崇明島去查詢，可是不得要領。那邊帶改農場的人，他會經到過崇明島去查詢，可是不得要領。那邊帶改農場的人，他會經到過崇明島去查詢，可是不得要領。

這是一個人。文革期間，從上海下放崇明島勞改的知識份子數以千百計，父親在交通大學任教，~~那~~ ~~種~~ ~~不~~ ~~上~~ ~~的~~ ~~人~~，~~不~~ ~~是~~ ~~反~~ ~~動~~ ~~學~~ ~~術~~ ~~專~~ ~~家~~。但還不算有名。

反動學術權威。

他在新島上的生死下落，自出少有人去理會。那個年代，勞改農場上倒數一兩個年滿休養的教授，也是很不平常的一件事情。哥之奔走年餘，父親的骨灰始終石沉大海。父親在崇明島帶改了八年，推測是七六年上半年斗去世的，島上幫倒台只是幾個月的事。規定，骨灰保存的期限是三年。三年一過，子人認領，便會處理掉。哥之焦急萬分，生怕期限一到，父親骨灰就離失所，那麼便永無安葬之日了。未料到今年年初，突然而路迴峯車，友通大學主動出面，協助哥之，到崇明島追查文親遺骸的所在。哥哥把父親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以後，馬上打了一個電話到紐約給我，電話中他很激動，他朋友大預備替父親用追悼會，為他平反，恢復名譽。

並且邀請我從美國回上海去參加。這，都得感謝美國福
 斯特惠勒公司。去年福斯特惠勒與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
 合約，賣給北京第一機械廠一批巨型旋板鍋爐，這項交易
 價值三百萬美金，公司~~好容易~~與中國政府~~商~~了
 兩年~~才成交~~，因此非常重視，特別派我率領一個五人
 工程師團，赴北京訓練一批機械廠的技術人員。那地方
 局的接待事項等，倒得異常週到，大概~~還~~備把我當做貴賓~~款~~
 待吧。連我們上海徐家匯的老家也派人去趕着油漆粉刷，
 並且~~還~~裝~~上~~電話，~~我~~到上海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
 時，~~可~~倒住家中，與哥之團聚。不消說，父親的追悼
 會，一定也是那地方局下令交大的人安排的。
 四八年冬天，上海時局吃緊，父親命母親攜帶我先走

這

三

，投奔昆崙港做生意的大舅，他自己暫留上海，等待學期
 結束，再南下與我們~~會~~會。母親與他~~幾~~幾番爭論，父親
 始終不為所動，他這學生大改還未完畢，不能撒手處出
 遠去。母親最不能原諒父親的，就是他把哥之也強行留下
 ，也是因為哥哥~~想~~想學校的政況沒有改善。不料我們才到香
 港，共軍已經渡江。父親這一個決定，使得我們一家人，
 從此分隔海峽兩岸，迄今三十多年，再也未臨團聚。
 母親在~~台灣~~終於改嫁，~~做了~~做了國民黨的大官夫人，而且又
 生了兩個弟弟妹妹，生活過得~~相~~相美滿。只是我~~不~~不跟她~~那~~那位
 夫一直勢同冰炭，無話相見。因此我對台灣那個家~~沒~~沒有絲
 毫留恋，留美十六年，台灣我一次也沒有回去過。倒是在
 外國日久，~~友~~友而對留在中國大陸的父親却愈來愈關懷。

帶

起來

一向患
有高血压
和心脏病
最后

愈想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了。哥哥来信，^{提到}文叔，只是
很简略的画了一个大概。他说文革一开始，文叔就受到了
冲击。本来可以过国的。但是因为文叔是教皇，^{他不牵涉政治}
母亲又嫁给国民党的军官，由于这些复杂的海外关系，文
叔被列为历史反革命分子。最糟糕的是红卫兵抄家时，^想
出了几封信写给父亲的信，那些信是文叔在美国寄到香港，
友人辗转送去的，不料到封封家书，竟连累了文叔
，被用作他被迫外国的罪证。文叔在望加錫接受监督劳改
的那几年，到底受了些什么罪，哥哥说得很含糊。^{痛苦}他只淡
淡的提到，父亲是因为脂冲血，劳动时，创裂在劳改场上
的，他死时正好七十五岁。

柏

去中国大港的行程，公司都替我安排好了，十二月二
十从旧金山坐冷美直往上海。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，
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天，^{因为}文叔家离文叔家很近，
~~我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天，因为文叔家离文叔家很近，~~
~~第二天再飞往上海。~~
晨他~~租~~自向车送我上飞机。自从文叔拿到博士学位离开
~~美国~~直往上海，就几乎没有见过文叔。算来也将近十年了。
~~文叔~~我初到上海时，~~文叔~~文叔家离文叔家很近，
~~文叔~~文叔家离文叔家很近，~~文叔~~文叔家离文叔家很近，
年室友，彼此还算合得来。我们在 DISCO 上合租了一
间公寓，两房一厅一个月才一百元，能向文叔那时买了一辆
八成新的雪佛兰，~~文叔~~文叔家离文叔家很近，
台大物理系的高材生，是他们系裡的大三，在~~文叔~~文叔家离文叔家很近，
柏

在做

No. 4

他物理——是台灣留學生唯一拿到四年全學士學位的人。自從李政道物理振寧得到諾貝爾獎之後，台灣的物理學士都受到了莫大的鼓勵，大專聯校物理系一校之間也變成了最熱門的科系。許多理科學生寧願去台大，也去台大，都想向諾貝爾獎。做李振寧二了。我聯校的力一支願填的也是物理系，可惜養了十二分，降到機械系去。因此，~~我~~對物理系的学生心理總不免有几分羨慕。尤其是龍志高，他在~~我~~志高的指導教授是大名鼎鼎的張伯倫。張伯倫是物理系的系主，諾貝爾獎的得主，是勞倫斯實驗室的主任。他對龍志高格外垂青，兩人合作，~~我~~負責子分散法的實驗。那段时间，龍志高做~~我~~實驗，~~我~~功課課課到~~我~~這~~我~~的~~我~~程度，每天在山上勞倫斯

狂热的程度，~~我~~魔少
 原更如
 有時還通宵

做的

實驗室工作到半夜，星期天也不例外。有一回，我拍着他的肩膀，跟他半開玩笑地笑說道：「龍志高，你這樣幹下去，諾貝爾有希望了！」那時他才廿七、八，正是~~我~~意~~我~~交風茂的年代。當時他在一九七一年，保衛釣魚台運動爆發了，像~~我~~美國各大學的校園中，~~我~~起~~我~~來。拍出來的中國留學生，直接間接都受到了沖擊。龍志高一~~我~~下~~我~~子~~我~~便捲入這場運動裡去。出人意料之外的是，他參加了政治活動，~~我~~跟他做物理實驗一樣，~~我~~有一~~我~~他~~我~~的~~我~~會回來。向~~我~~道：「我和張伯倫鬧翻了，我們折駁了，不做實驗了。」接着他~~我~~拜~~我~~起物理系

瘋狂到

白雲閣

对他还

了百回新
意义?

内牌那几位诺貝尔得主的大牌教授来，他骂他们是一群
家牙培的貴族，在苏维埃实验室中，他们荒淫的守
宙托悲由。他向中国人说，中国的科学，反质子分
散片——~~他~~，他愈清查愈亢，~~他~~两顧薛仁
，眼睛炯炯放光，连声音都颤抖起来。那一刻，我思他好
像自整个~~人~~都~~在~~颤抖。他~~地~~震着了大一
般，在~~能~~之的~~禁~~。
我在保劍士遊行的前夕，~~在~~的
文巴伦通遊，而且~~福斯特惠勒~~寄来了聘书，
聘我为他们~~的~~公司的高級工程師，年薪四萬。~~就~~
高拉衣去考~~的~~旅行，~~上~~的中國留學生~~考~~，~~上~~
是~~日~~領事館~~來~~，~~上~~的中國留學生~~考~~，~~上~~
都

5

No.

就

美

不

他

家預備刊日本領事館~~去~~去抗議。我這公司要我即日~~改~~
，到紐約去報到，保劍遊行，我身~~考~~。当然，那只是
把~~事~~，事實上我顧慮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~~要~~照像登
記。福斯特惠勒~~有~~些部門只~~國~~自~~國~~，聘人待政治背景
調查得很嚴。據~~報~~道，~~有~~調查局的人來調查我的背景
和~~踪~~。去~~的~~行第一被調查局~~暗~~記下來，那樣，我的工作
前途便~~送~~。年薪四萬五，對我是一個大誘惑。我事
業留學，~~是~~皆小~~品~~，因為不願拿家裡的錢，又沒有學費
金，半工半讀。四年辛苦異鄉中，~~而且~~我~~打~~
草~~在~~美國告假，这个險，不能冒。就志高疏~~別~~了~~元~~
他~~這~~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~~者~~。
中國~~這~~個~~種~~自私自利~~的~~，~~我~~可~~救~~了~~一~~

確實也

他的指摘

當時我給他學得啞口無言，確實也。也無法回駁他。

當時我給他學得啞口無言，確實也。也無法回駁他。

他的指摘，我也無法辯解，能志高搞保釣，把留洋大學金也搞

云云。據在自來橋政院，張伯倫不給他通過，因此能志高

始終沒有拿到學位。再舉例，這些年集，雖然我們每

年都有聖誕卡經過，但很可惜及

不久保釣運動由雲散，能志高回學校去攻博士學位，

張伯倫不給他通過，能志高一怒之下，便乘隙拍了柏克

萊，台大好容易弄的此三，始終沒有拿到學位。

我在舊金山和楊月凱能志高，能志高幾十年，

商妻了許多，頭腦全灰了，一臉拉黑，高瘦的軀體披著

一襲白裡透藍的舊風衣，一機場的寒風一吹，他身上所散

寬鬆的風衣抖瑟多，一羣羣這不出的葉素。

他那一雙炯炯的眼睛，仍舊閃爍不定。

那堪

真沒想到，志羅，你倒回去幫祖國服務去了！

車上開上高速公路，能志高笑著說道。

其實我是從幫美國人搞經濟發展呀，成了真正幫幫

了！文辭漸道。

現在寫不長中國吃香，你為甚麼不帶你去大也

回去吃風光？

她帶了兩寸片子到瑞士度假去了。

隔了片刻，我終於知道：

她怕中國廁所所解，不肯跟文回去。

女人！能志高這文的樂了此事。

明珠有潔癖，廁所有味她就會便秘。我們長島花

了三十幾萬買的那幢房子，賣主只住過兩年，還是九成新

，~~一搬~~一搬這去，明珠首先便把三間廁所的抽水馬桶都換了新的，一年四季我們家的廁所都是~~清潔~~打理得香噴噴的，吊桶了盆花。我們公司有一對夫婦剛去中國~~旅遊~~旅行回來，同事太太告知明珠，他們~~同事~~去遊長城，廁所裡爬滿了蛆。明珠嚇得頓時花容失色，這次我要她跟我一起回中國大陸，她斬釘截鐵，一口回絕了。

蕭敏如呢？我隨口問道。

我把她休掉了，龍志高答道。

哦？我吃了一驚，龍志高給我的信上從未提起，不過我記得去年他給我的聖誕卡上另有他一個人的名字。當初他追蕭敏如~~的~~下了一番功夫。蕭敏如是保釣時期的風雲人物，她的父親也是國民黨的大官。~~他~~做過總司令的。

她在台灣唸的是美國學校，一口好英文，~~口齒~~口齒又伶俐，罵起國民黨來，百板百眼，因為她的內幕消息多，大家奇喜歡听她發言。~~蕭敏如是~~蕭敏如是戲劇系的，那一陣子時興衛子劇，她演日出時的陳白露，手上夾着根香烟，真還有美艷女模樣。龍志高天天去等蕭敏如，等她演完戲~~開~~接她去吃宵夜。

想到蕭敏如今變得那麼~~手~~聊，龍志高嘆道，她去了兩趟中國，不知怎的跟裡面掛上了鉤，做起走私生意來。

蕭敏如——走私？我不禁笑了，豈得有滑稽。

走私古董，她專門去收購文革時紅衛兵捨棄的~~贗~~贗品。她帶~~出~~出來一塊翡翠玉屏，據說原來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東西。她與坤之拿給我看，告訴他過何，值得兩

No. 8

才想亡筆筆日出海關——~~眉~~眉飛急器。我寧願不寫故！
 大，~~驚~~驚了她一頓，那種不義之財，我寧願不寫故！
 托伊樣，我們四翻了。蕭敏索性到舊金山開起一家古董
 店來，就在 San Francisco 上面，叫做 Madame Fung's —— 搞
 她不過吧？
 蕭志高搖頭嘿之苦笑起來，他那一头灰白凌亂的頭
 髮顫動着，隔了半晌，他却嘆了一口氣，~~幽~~幽之的這道
 也難怪，~~難~~難了給我，就~~沒~~沒有過一天日子。
 前幾年經濟不景氣，我退出過業，在家裡閒過一段時間
 —— 我拒絕去領取~~救~~救濟金，~~是~~是靠蕭敏在餐館裡打工
 的錢過日的——

她
 告訴她

使手腕，
 得意非凡

的模樣

粵克蘭那邊，草家灯火在灰霧~~漫~~漫之裡一片朦朧。我們的
 車子駛上金山海橋，風勁很大，吹得車頭都有零星沙，~~從~~從霧
 剽掠車廂，一陣物之寒意，我們不約而同都擡上了窗
 玻璃。從前我在~~拍~~拍直來哈出的時候，一個月一次，我
 和蕭志高都要這舊金山~~拍~~拍直來哈。中國城去，採辦雜
 貨，~~總~~總是~~在~~在星期天，~~總~~總是~~在~~在陽志輝燦的早上，
 車~~子~~子~~間~~間過金山海橋，可以看到橋下的海面上，片片白帆。
 我喜歡吃廣東燒腊，每次到中國城便買一大盒回去，一個
 星期，不必燒菜。蕭志高告訴我，他特別到中國城去買
 了燒腊，也買了我最愛的滷鴨腳掌和酒，他家裡藏有兩
 瓶中國茅台酒，晚上要如之跟~~我~~我慶祝。

今天晚上要委屈你一下了，就志高翻头~~向~~交~~道~~，本来
 来准备一间客房，给你一个人睡的。不料我二叔也来了，
 我们两人挤一挤，幸好~~密~~还有一铺沙发床。
 「你二叔——是不是就非立？」
 「就是他！就志高笑去笑道：他前天刊到，从上海来的
~~我~~就是这~~样~~~~样~~，~~我~~预备去纽约投靠我的堂哥。
 我二叔记得就志高在保的那一阵常常提到他二叔能非
 立，津津有味的讲给我听他二叔~~在~~反国民党的事迹。就
 非立~~的~~从前是，中国民主同盟的~~一~~领袖人物，共救国会七君
 子很有来往，他是早期的留美学生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，
 一个~~国~~僑生~~的~~权威。国共内战，就非立~~共~~几个同盟的领袖
 经常联名在大公报上~~四~~年代高表言论，攻击国民党独裁，

过集
道歉

镇与匪

那时候非立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，同济的学生与
 潮闹得很凶，就非立支持他们，后来捲入了，二九同济大
 学流血事件，就非立被抓去了牢。就志高说，全靠他祖
 父保出来的，就志高的祖父能國助是国民党的造國元老，
 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。

我们家患了政治分裂症！就志高从前~~曾~~笑着说：「一

半向左，一半向右。我二叔留在大陆~~曾~~政治协商委员

。我父亲~~却~~跑到台湾~~曾~~。

~~我~~跟了国民党

就志高的公寓在奧克蘭六十二街，已近~~四~~人巨。那一

带的房屋很灰舊，都是三四十年~~的~~老~~屋~~。就志

高住在三楼，他替我提了行李箱上去，却把一大包~~情~~腊裹

西度

三億元。

哈羅！

龍志高一開口，裡面却迎出了一個女人來。一面打躬呼道，那個女人的皮膚棕黑，一頭油亮蓬鬆的鬈髮，看來像個墨西哥人，約莫二十四五的樣子。女人穿著黑色的緊身裙，身材豐碩。她嘴上塗了紫紅的唇膏，耳垂下垂著一對金星似的大耳環，笑得很媚。龍志高也不管我們介紹，遂自提著箱籠了進去。公室是間兩房一廳的舊式公寓，客廳很寬敞，除了一套沙發外，飯桌及擺在客廳裡。大概概通風不如，有一股混大蒜的油膩味氤氳其間。我過去把醋味搗花飯桌上，女人却遂自一屁股坐到沙發上，朝龍志高叫道：

「我可等不及你們回來，自己先吃了電視餐了，八點鐘我要看D二一呢！今天晚上搗密：誰射殺了JR。喂，就你猜去看，到底誰射殺了JR。」

龍志高故作及所聞，投了行李箱往客房走去。女人大概覺得有趣，便跟我搭訕道：

「你想喝甚麼酒嗎？」

「OK，隨你的便。」她等會有道，隨手拿起了搗花茶

以上的酒杯，打開了電視。

我跟著龍志高走進客房，房間內靠窗的一鋪牀上坐著白髮如雪的一位老婦，他看見我們進去便緩慢的立了起來。老者身材高瘦，背已經佝僂，行動頗蹣跚的有些吃力。

的模樣。他穿了一件灰藍的布~~褲~~褂，脚上敷着一双中國黑布鞋。

這就是我的二叔，~~蕭~~蕭志高笑着介紹道。他隨手把行李箱交给了我，我就去搬東西了。你的~~一~~一定都做了。

蕭志高的二叔蕭鼎立總有七開外了。在燈光下我看清楚他臉上一塊塊都皺緊的老年人臉。他那~~探~~探探的眼睛，大概~~眼~~眼有毛病。我向~~他~~他招呼，他笑了一下，他所~~及~~及抗的眼睛，大概~~眼~~眼有毛病，望着我，却是~~眼~~眼水汪汪的。他的嘴下塌得厲害，笑起來時，有些怪異。客房很小，兩鋪牀已經把房間塞滿了。~~蕭~~蕭志高~~的~~的~~手~~手~~上~~上提着一隻大箱子，箱子橫臥着。我手上提着一隻 Samsonite 正在躊躇不知該往那裡的，老父却跨了過去，丟下身，又

騰

手使勁扶起那隻大箱子，~~騰~~騰出一點地方。箱子的手很重，沉重的，老人的~~手~~手都在顫抖。我趕忙放下箱子過去幫他扶了一把，又向他道了謝。才把自己那兩隻新買的 Samsonite 搬到那隻大箱子旁邊。那是一隻中國式黑色漆皮箱，長方形的，端端正正，稜角上都包鑲着如意斗的銅皮，橫向着一柄大銅鎖。箱子~~的~~的很舊，年代久了，銅皮都生了~~的~~的綠銹，老人緩了一口氣，指着那隻古~~舊~~舊的箱子~~的~~的~~嘴~~嘴笑道：

我只有這隻一隻箱了，太大了，一路拖來，勞神得很

~~蕭~~蕭志高把菜都裝了碟，一隻燒鴨，~~一~~一~~碟~~碟乳豬，一碟

什
~~什~~又炖了脂肪，还有一大碗酒鸭脚掌，另一隻大碗炸豆腐，
 我跟着道。我跟着道。我跟老人都坐定後，他把茅台酒也倒了瓶，
 替我们斟上。

替二叔接风，给老翟送行，替志高举杯敬酒，一个从
 上海来，一个到上海去——这下真是送往迎来了。他呵呵
 的笑着道。

我呼了一口气，好像唱道了一流火热的辣，的直送到
 胃里去，我赶紧挟了一隻鸭脚掌来过酒。客厅那边，那个
 女人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电视，大概电视已经开始了。

二叔，沙河粉是元特别为你买的，志高把什碎沙
 何粉挪到老人面前，用匙羹舀起沙河粉盛到老人碗里，我
 怕烤鸭太硬，你嚼不动。

老人笑点头，端起碗，用筷子挟起沙河粉往嘴里送，
 他那瘪塌的嘴缓久的咀嚼着。

雪哥早上打电话到公司，要我带你出去买件厚大衣，
 他道纽约下大雪，怕你皮带的衣服，志高道。

不必了，老人握空手，我带了一件厚棉袄出来，够暖
 了。

今年冬季特别冷，志高道，我插嘴道，零下三
 十度。

冬天我倒很习惯，不要紧的，老人道。

二叔在北大荒都熬过来了，纽约的冬天真还熬不了甚麽，
 就志高对我笑道。

老人添酒的菜了一下，举杯浅啜了一口酒，哧哧笑着

还在胃
 的

了一口气，却若有所思的对施志高说道：

「志高，我这次出来，你爹还不知道，你替我写封信告诉他，我暂时还不方便跟他連絡。」

「爹么——他早就跟我断绝了关系了。」施志高苦笑，他端起杯子猛啜了一口气，他枯黑的脸上散发的露出了红晕。

「哦——老人那双浑浊的眼睛定定的望着施志高。我不是跟你提过，我爹在柏克莱唸书的时候，保

的运动场？爹写的信来阻止，他逼我们施家忠义传家，靠之，~~他~~是爱国之勤，他自己一生忠党爱国，他家绝不容许有我这种子孫，做出危害国家的事情。我马上回信给他，我说日本人侵占的台台，我们保的就是保祖国

好句

上，是爱国行动。国民党不出来保护的，我们信他也可以反它

——不过，我信上批评的爹么几句，把他戳伤了。就志高摇了摇头，他抓起一隻雞翅膀，一面啃着，一面

面笑道：

「二叔，你猜台湾那边把国大代表那些人叫做甚？五毒！爹么被列为了五毒之一！」

施志高说着呵呵笑了起来，他二叔就靠立也禁不住用肩膀他那張下痛的嘴咯咯跟着笑了。

「我批评爹么累忠，讓国民党卷着御用，跟曹錕时代的猪仔議員有何不同？爹么大怒，他在中央日報上登故事，与元胞岛父子關係！」

「唉——老人搖晃着他那一头如雪的白髮，喟嘆了一声。」

重

「二叔吧，就志高愈说愈激动起来，父亲也指出父亲来成就
不服气！父亲考过革命，是真正的革命志士，他拿
甚麽去跟父亲比？」

你查之，抗日的時候，也很英勇
的。他参加过地下工作，在上海还坐过日本人的牢，
受過刑。志高的二叔却他又親韓護道。

可是他~~志高~~志高所事之，只会争利。政府在大坪林買
给他们地，查之跟另外一个大代表两人竟争得翻
了脸，他们趁前还是老朋友吃；查之那种行径，我就瞧
不上眼。

老人听着沉默了半晌，他搔了一搔满头的白髮，
嘆道：

「老弟，你理想高，很多事都看不顺眼。有时候形势
比人强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哩。」

志高却打鼻子眼裡哼了一下，不作声了。他把他
二叔面前的空碗拿过来，又替老人添了半碗沙河粉。

沙河粉吃着还好吧？二叔？
很好，老人点头道。

你到纽约叫雪哥带你去找个牙医，把牙齿重新鑲过
，你这样吃东西，太辛苦了——志高突然转向我道，
文革时候，红卫兵把上排的牙齿都敲掉了。

被一用那锤敲的，老人微笑着，两颗门牙敲得精光，有
两颗老到肚子裡去了。

我望着老人，他那张斑駁的脸下半截整个凹陷了，

如被刀刺掉了似的，笑起来，整张脸都变了形。

哇——！沙发那边那个女人突然叫起来，狗娘

养的！喂，他，你猜谁射杀了JR？是他那个小姨子克

丽丝！那个女人興奮得双手乱舞，朝着龍志高叫道。

你到房裡去看電視去，龍志高皺起眉头命令那个女人。

①

为甚麽？女人抗議，房裡的電視那壞小——

我叫你去你就去！龍志高冷冷地喝道。

女人遲疑了片刻，終於霍然立起身来，啪地一

摔電視，氣冲之往臥房走去，到了房門口却倏地扭转身

一手撐住門向龍志高叫道：

今晚你别又喝醉了，醉了我是不用門的！说着便

把房門呼的一聲关上。

而正是這

女人！龍志高十分不屑的噓噓道，今夜我偏醉

給她看！

龍志高又添了一輪酒，他舉起杯子逐自两口三口把一

杯茅台飲盡，他那烟烟双目，燒得如像跳出火星子

手一般，一臉汗光。

二叔，龍志高突然伸出手去一把抓他二叔的手背

叫道，我要怪你吃，是你害了我！

老人吃了一驚，臉轉紅。

二叔，是你影響了我的一生，龍志高痛切的說道，我

從小就崇拜你，你們那時爭民主，為了保護學生逃去坐牢

你硬要帶我，家裡根本不准提你的事，可是我暗底下一

反我

老高

而且連累家人

直最佩服你，總想學你的模樣。

老人望著志高苦了一笑，說道：

「~~當時~~當時那種情況，~~其實~~其實你也會那樣做的。」

「叔叔，你那三書我們學校東方圖書館都有，我都去借來

看過，你那本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，對我的啟發最大了

你批評中國人~~懦弱~~勇於私鬥，怯於外侮，~~這是一針見血！~~

~~我回國~~中國人整自己人，~~真是~~高度藝術。」叔叔，

你把中國人的毛病都看透了，~~得那麼透！~~以

「我很後悔寫了那三書，」老人極嘆道，「就是那三書，

給我帶來~~了~~窮途禍，尤其是~~那本~~自然淘汰與

中華民族性，「反右」的時候，被列為大毒草，給我戴上許多

大帽子，送我當洋婦外，~~誣毀~~國家民族，~~就是那本~~

害我下放到昆大荒的——」

「可是你講的都是真話呀！」志高叫道。

「真話才有毒呀，」老人~~嘆~~道，「你看，志高，連你

在海外都中了我的毒了，」老人說著却呵呵的站了起來。

「就老自~~以為~~志高~~其~~甚麼都不服，~~只~~只服你一個人

，」志高解說道，「我和志高都舉起了酒杯向他二叔乾

立敬酒。老人淺酌了一口茅台，咂咂嘴，~~在~~

睜著志高，頗為動容的說道：

「你們隔著時間看從前的人，不覺把他們理想化了——

志高，天底下，英雄到底不多的。」

「~~聞~~一多，古今一樣——他們不是把命都犧牲了，」志高

高反駁他二叔道，「現在海外的知識份子還把他們當做到士

直到

連

他直
和你
英雄

。二叔，我晓得你们的民盟是犯了不少的！
 老人一直望着融云高，一双混眼望着融云高，
 相悖，半晌他终于沉沉的言道：

民盟——^{最后}失败得很彻底，
 我们的运动已经全面瓦解了。你们由那一夥都打成
 了左派。跟隆基、章伯钧那日寸头头是不消说了，救国
 会也散了也没有一丁点的下场。我们最初太狂妄，以为
 我们的力量，可以改变中国的命运，走上民主。其实
 我们错了，成不了大事的。深刻——那老头子你真硬骨
 头了吧？~~这是毛泽东同志着他，骂他臭美，他还不是不~~
 敢回嘴？你们都太天真了。
 七君子都平反了！^{七君子}能忘前问道。

都平反了！老人笑言道，去年~~我~~接日寸大字报王造
 时同造特会，~~我~~还去参加了。王造时是死在牢里的，死得
 很惨。章伯钧~~也~~死得死去活来，江青更被他的手，
 用盆水泼他的脸。章伯钧的事不小，他会交功，怎
 麽也没整死他。这青女人却笑了起来，~~我~~心志他们
 用，我算是遭交白~~的~~了，只能掉几颗牙~~而已~~！

No. _____

